

新文藝

老舍  
幽默小說

舒乙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文藝

新文艺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老舍  
幽默小说

舒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幽默小说/ 老舍著; 舒乙编.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新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

ISBN 978-7-5321-6791-3

I . ①老… II . ①老… ②舒…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5770号

发 行 人：陈 征

责任编辑：李 霞

美术编辑：周志武

封面设计：梁业礼

书 名：老舍·幽默小说

作 者：老舍

编 者：舒乙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625

插 页：2

字 数：117,000

印 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978-7-5321-6791-3/I · 5420

定 价：25.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7910000

# 序

舒乙

应文艺社之约，编辑老舍《幽默小说》，成书后，有些话，写在前面，一点都不幽默，姑且称为“序”吧，只是为了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材料。

—

老舍先生以幽默著称。他早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都很幽默。当时他在英国。回国后，在北平作的第一次公众讲演，题目便是“论滑稽”。当时，曾有人封他为“笑王”。他写了一封《辞王启》：“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

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抬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明矣。”

那时，人们未必明了老舍幽默的本质，只是看到了可笑，觉得是他的特点；这点并不错，确实独特，可不完全。

他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离婚》，也是著名的幽默作品。他自己很欢喜《离婚》，以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他说：“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

还有长篇小说《牛天赐传》，也相当幽默。

在写《牛天赐传》的时候，1934年他出版了一本小书，正式冠以幽默的名字，叫作《老舍幽默诗文集》，其中有新诗，有短篇小说，有散文，有杂文。主要是把他发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上海《论语》半月刊和上海《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集合了一下。还写了一篇有趣的序，罗列了好多种对幽默的理解，说：“设若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的说，你真和我一样的胡涂了。”

《序》的最后一句话是：

“舍猫小球昨与情郎同逃，胡涂人有胡涂猫，合并声明。”

自1934年开始，连续三年，一年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其中有不少篇都是非常幽默的，十分精彩。

应该说，1932年至1936年，这五年，是老舍先生写幽默作品的高潮期。

此次编辑的老舍幽默小说集，主要是取自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和小小说。

抗战时期，幽默不起来，但又热衷于写通俗文艺作品，其中的相声，也是一种幽默。

解放后，主要是写话剧，其中有几出喜剧，比如《女店员》，相当幽默。

晚年，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又回归幽默，而且成为幽默的顶峰，可惜，迫于形势，没有写完。三年之后，死去。

一言以蔽之：

幽默了一辈子，却以悲剧告终。

这一点，或许，是有象征性的：幽默在我国的发展，充满了艰辛曲折，并不轻松愉快。

## 二

幽默这个词，有一个时期，非但不怎么香，而且有些犯忌，起码是颇有争议。

这主要是由 30 年代初文学上的一场争论引起的。争论的一方是《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的林语堂先生，而另一方则是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作家。前者提倡“闲适幽默”小品文和“性灵文学”，强调自我审视和表现，排斥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要求回归自然，作个人生命的本能的、非意识的表现。后者揭露“性灵文学”实质，以为是麻痹民族灵魂的麻醉剂，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严重阶级斗争形势下，是十足的抚慰劳人的“圣药”，绝对应该排斥。

老舍先生并未参加这场争论。可是，他的“悲剧”在于：一、正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幽默作品，二、这些幽默作品有不少恰恰是发表在林氏三杂志上，甚至连并不“幽默”的并不“性灵”的《骆驼祥子》也是在《宇宙风》上首次连载发表的。

于是，私下里，甚至，公开的，也有老舍先生属于“论语派”的说法，而这，绝不是恭维他。

实际上，对老舍先生的幽默来说，这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难怪，“幽默小说家”这种称呼，在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种美称，相反，很有些贬义。

此次编辑的小书，正式起名为老舍《幽默小说》，倒有些“正名”的意思。我想，这样起名，大概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破一破“幽默作品”名声不佳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去鉴别一下，幽默和好坏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好的幽默作品同样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是他的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幽默是老舍先生重要的艺术风格之一，不印、不念、不研究他的幽默作品，便不会全面地了解他和理解他，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公允地评价他。

第三、懂得幽默、喜好幽默、欣赏幽默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有它比没有它好，它会使生活更加多彩、更加生动、更加文明。并不是人人都懂幽默，也并不是人人都会幽默。幽默本身是个好东西，可是，它也并不很简单。幽默里面挺有学问。

### 三

老舍先生爱用写喜剧的方式写悲剧。

这是他的重要的特点。

这是他的幽默。

他的幽默并不“闲适”，因为他写的是悲剧，而且多是社会悲剧。

在他那里，是“笑定思痛”。

有的时候，“笑定思痛”可能比“痛定思痛”还要痛，还要深刻，还要厉害，还要难忘。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里大多数都是悲剧，《猫城记》是，《骆驼祥子》是，《月牙儿》是，《我这一辈子》是，《四世同堂》是，《茶馆》是，可见，他是个以写悲剧见长的作家，严格地说，他本身的生活也是一场大悲剧。

然而，老舍先生又以幽默著称。一个撰写悲剧的人以幽默而著称，这显然是一个大矛盾。

他就是一个矛盾的人，而且，这个矛盾正是老舍先生的标志。看不到这个矛盾，便无法理解他。

悲剧，可以正着写，写其苦，写其惨，写其悲，很正经，很沉重；悲剧，也可以反着写，表面上嘻嘻哈哈，开玩笑，嬉笑怒骂全有，很滑稽，很可乐。老舍先生是后一种写法。

他的写法是非理性的，是不合逻辑的，是违反常规的。

可是，这种写法厉害，它引人入胜，它有趣，它能在不知不觉之间让人“上当”，使读者在“不设防”的情况下接受作者的思想。

生活是复杂的，生活中许多现象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本来就是不合逻辑的，本来就是非常规的。老舍先生看到了生活的这种复杂

性，他忠实地再现了这种复杂性。他嘻嘻哈哈，他开玩笑，他轻松逗乐，但并不妨碍他讲悲惨的故事，也不妨碍他揭露愚昧落后，他写得得心应手，他的一些有名的句子长久地被人们背诵，常常到处借用，成为一种口头语。这就是老舍幽默的魅力，一种由生活中精炼出来的，高度矛盾的，有惊人感染力的表现方式的魅力。话剧《茶馆》中的许多精彩对话不仅是这种魅力的典型体现，而且，《茶馆》全剧本身又何尝不是用写喜剧的方式来写悲剧的范例呢。

就作品通篇来说，最能体现用写喜剧的方式来写悲剧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其中最好的是编入本书的《开市大吉》、《柳家大院》、《抱孙》、《“火”车》。

#### 四

老舍先生的幽默还有几个特点，除了上面说的那条之外。

老舍先生的幽默是“热”的。这也许是幽默和讽刺的最大不同之所在。讽刺是“冷”的。讽刺是冷眼旁观，讽刺是一针见血，讽刺是无情的，讽刺是板着脸的。人们常常说冷嘲热讽，其实，嘲和讽都是冷的，热讽大概是形容其厉害的程度，然而心境总是冷静而严厉的。幽默才是热的。幽默并不赶尽杀绝。幽默里有同情，有怜

悯，可怜的成分往往大于恨——那个旧制度可恨，而生活在旧制度下的人并不个个都是坏蛋，许多人是赶不上形势，因循守旧，好多人充其量只是些可怜虫。《有声电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幽默作品，它很短，但很早就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有声电影》是老舍先生“热”的幽默的典型。二姥姥们极为愚傻，但愚傻得有些可爱！

老舍先生的幽默既对人又对己。只对别人不对自己不是幽默的特质。幽默常常是揭自己的短，是自嘲，是暴露自己的傻气和开自己的玩笑。人常常犯错，常常有失误，常常陷入窘境。自己当众描述自己的傻或自己的窘，并非人人都会，也并非人人都肯；然而，幽默却往往诞生在这种自我暴露之中。最有幽默感的人往往是最善于和最肯于自己嘲笑自己的人，这种人是人间最善良最坦荡的人，因而也是最可亲近的人。世上最可乐的玩笑正是出自这种富于自嘲式幽默感的人之口。针对自己，这又是幽默是“热”的另一面。短篇小说《一天》当是这一类中的佳作。

老舍先生的幽默是漫画式的夸张。文学幽默和漫画是相通的。对那些真该鞭笞的对象，老舍先生往往采用漫画式的夸张，目的依然是塑造人物，并不以故事情节取景。抓住人物在一种特定环境下的表现，尽量突出其一点，在这一点上尽量添枝加叶，不及其余，尽量挖苦，尽量出丑，加以戏剧化，加以传奇化，推至极端，反而

处处都显得可笑了。这方面，老舍先生有几篇短篇小说是很成功的，如《马裤先生》，如《柳屯的》。《柳屯的》甚至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在老舍的短篇幽默作品中还有两篇特别值得一提的作品：

《狗之晨》——绝好的心理幽默小说；

《丁》——相当典型的意识流幽默小说，而它出现在1935年啊，称得上是我国早期意识流作品的代表之一了。

这样大致归归类，粗粗勾划出一些老舍幽默短篇小说的特别之处，但愿能对读者有所启发，不光是对作品，或许，对老舍先生的为人，也能增加一些了解。

还是那句话：幽默来之不易呀。

# 目 录

序 .....	舒乙
旅行 .....	1
热包子 .....	7
爱的小鬼 .....	13
一天 .....	21
狗之晨 .....	28
当幽默变成油抹 .....	37
同盟 .....	43
记懒人 .....	58
不远千里而来 .....	65
马裤先生 .....	74
辞工 .....	82
买彩票 .....	86
开市大吉 .....	89
有声电影 .....	99

柳家大院 .....	104
抱孙 .....	119
柳屯的 .....	132
善人 .....	161
丁 .....	169
番表 .....	176
“火”车 .....	182

## 旅 行

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的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话，一半中国话，和音乐有同样的抑扬顿挫。外交家总是喜欢占点便宜的，老辛也是如此：吃面包的时候擦双份儿黄油，而且是不等别人动手，先擦好五块面包放在自己的碟子里。老方——是个候补科学家——的举动和老舍老辛又不同了：眼睛盯着老辛擦剩下的那一小块黄油，嘴里慢慢的嚼着一点面包皮，想着黄油的成分和制造法，设若黄油里的水分是 1.07？设若搁上 0.67 的盐？……他还没想完，老辛很轻巧的用刀尖把那块黄油又插走了。

吃完早饭，老舍主张先去睡个觉，然后再说别的。老辛老方全

不赞成，逼着他去收拾东西，好赶 9 点 45 的火车。老舍没法儿，只好揉眼睛，把七零八碎的都放在小箱子里，而且把昨天买的三个苹果——本来是一个人一个——全偷偷的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预备到没人的地方自家享受。

东西收拾好，会了旅馆的账，三个人跑到车站，买了票，上了车；真巧，刚上了车，车就开了。车一开，老舍手按着袋子里的苹果，又闭上眼了，老辛老方点着了烟卷儿，开始辩论：老辛本着外交家的眼光，说昨天不该住在巴兹，应该一气儿由伦敦到不离死兔，然后由不离死兔回到巴兹来；这么办，至少也省几个先令，而且叫人家看着有旅行的经验。老方呢，哼儿哈儿的支应着老辛，不错眼珠儿的看着手表，计算火车的速度。

火车到了不离死兔，两个人把老舍推醒，就手儿把老舍袋子里的苹果全掏出去。老辛拿去两个大的，把那个小的赏给老方；老方顿时站在站台上想起牛顿看苹果的故事来了。

出了车站，老辛打算先找好旅店，把东西放下，然后再去逛。老方主张先到大学里去看一位化学教授，然后再找旅馆。两个人全有充分的理由，谁也不肯让谁，老辛越说先去找旅馆好，老方越说非先去见化学教授不可。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越说越不贴题，结果，老辛把老方叫作“科学牛”，老方骂老辛是“外交狗”，骂完还

是没办法，两个人一齐向老舍说：

“你说！该怎么办！？说！”

老舍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擦了擦鼻子，有气无力的说：

“附近就有旅馆，拍拍脑袋算一个，找着哪个就算哪个。找着了旅馆，放下东西，老方就赶紧去看大学教授。看完大学教授赶快回来，咱们就一块儿去逛。老方没回来以前，老辛可以到街上转个圈子，我呢，来个小盹儿，你们看怎么样？”

老辛老方全笑了，老辛取消了老方的“科学牛”，老方也撤回了“外交狗”；并且一齐夸奖老舍真聪明，差不多有成“睡仙”的希望。

一拐过火车站，老方的眼睛快（因为戴着眼镜），看见一户人家的门上挂着：“有屋子出租”，他没等和别人商量，一直走上前去。他还没走到那家的门口，一位没头发没牙的老太婆从窗子缝里把鼻子伸出多远，向他说：“对不起！”

老方火儿啦！还没过去问她，怎么就拒绝呀！黄脸人就这么不值钱吗！老方向来不大爱生气的，也轻易不谈国事的；被老太婆这么一气，他可真恼啦！差不多非过去打她两个嘴巴才解气！老辛笑着过来了：

“老方打算省钱不行呀！人家老太婆不肯要你这黄脸鬼！还是听